

魯迅手稿全集

書
第十六冊
信

目 录

一九三五年九月至十二月

致肖 军

九月一日

三

致赵家璧

九月一日

五

致姚 克

九月六日

六

致黄 源

九月六日

七

致徐懋庸

九月八日

八

致黄 源

九月八日

九

致孟十还

九月八日

一〇

致徐懋庸

九月八日

一二

致李 桦

九月九日

一三

致肖 军

九月十日

一五

致郑振铎

九月十一日

一六

附：书目

一八

致黄 源

「九月」十二日

一九

致李长之

九月十二日

二〇

致黄 源

九月十六日

二二

致肖 军

九月十六日

二三

致徐懋庸

九月十六日

二四

致曹靖华

九月十九日

二五

致王志之

九月十九日

二六

致肖军

九月十九日

二七

致台静农

九月二十日

二八

致蔡斐君

九月二十日

二九

致吴渤

九月二十日

三一

致叶紫

九月二十三日

三二

致黄源

九月二十四日

三三

致肖军

十月二日

三五

致唐诃

十月三日

三六

致肖军

十月四日

三八

致谢六逸

十月四日

四一

致黎烈文

十月九日

四二

致孟十还

十月十二日

四三

致徐懋庸

十月十四日

四四

致郑振铎

十月十七日

四五

致母亲

十月十八日

四六

致孟十还

十月二十日

四七

致姚克

十月二十日

四九

致肖军肖红

十月二十日

五〇

致曹靖华

十月二十二日

五一

致徐懋庸	十月二十二日	五二
致肖军	十月二十九日	五三
致徐懋庸	十月二十九日	五五
致孔另境	十一月一日	五六
致郑振铎	十一月四日	五七
致肖军 肖红	十一月四日	五八
致王冶秋	十一月五日	五九
致孟十还	十一月六日	六〇
致赵家璧	十一月九日	六一
致马子华	十一月十一日	六二

致章锡琛

十一月十四日

(缺字)

六三

致母亲

十一月十五日

六四

致肖军

〔十一月〕十五日

六六

致台静农

十一月十五日

六七

致肖军肖红

十一月十六日

六九

致王冶秋

十一月十八日

七一

致赵家璧

十一月十八日

七二

致曹靖华

十一月十八日

七三

致徐懋庸

十一月十八日

七四

致聂绀弩

十一月二十日

七五

致邱 遇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七六

致叶 紫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七七

致母 亲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七八

附：海婴致祖母信

七九

致徐懋庸

十二月三日

八〇

致孟十还

十二月三日

八一

致台静农

十二月三日

八二

致母 亲

十二月四日

八三

致王冶秋

十二月四日

八五

致曹靖华

十二月七日

八七

致章锡琛

十二月七日

八八

致徐懋庸

十二月十二日

八九

致杨霁云

十二月十二日

九〇

致周剑英

十二月十四日

九一

致杨霁云

十二月十九日

九二

致曹靖华

十二月十九日

九四

致赵家璧

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五

致母亲

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六

致台静农

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八

致王冶秋

十二月二十一日

九九

(有涂抹)

致叶 紫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〇〇

致李 小峰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〇一

致赵 景深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〇二

致沈 雁冰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〇三

致谢 六逸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〇四

致叶 紫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〇五

致王 冶秋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〇六

一九三五年九月至十二月

一
廿
三
丑
半

小
月
至
十
二
月

張文：

廿廿日信收到。同日收到主人稿費單一紙，今代即附上。又收到良友不
司通知信，說新小說停刊，則「革新」，而此前我亦偏於此信，也毫
不猶豫，而忽然停刊，其有甚乎此。郭君年也停歇了，他的那篇
軍中，沒有看。不知留有所稿否？但此兩書為信之同一問題。

如你譯的文章，都是些可說可不說的話，此人是才做此類文章的。此處
說的厚，一定比譯文好，就是德文譯，也此中譯好，古文的參譯之類，我這安
排之好，只如明之，不這比兩種日中譯本却較好，錯誤也較少。雖若如此，譯
這種書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對人者為罪，也極。

這的性性，我看有主與神注送敏，但我決計將全人的信著於他，這是
于他有惡的。大家都沒有要意，我想，他這信看過去來，

愈看愈覺的東西，我一點也沒有。

士所氣一行為，信必克眼也，信必克眼也，信必克眼也。信必克眼也，信必克眼也。
事必宜于陳說，信必克眼也，信必克眼也，信必克眼也。信必克眼也，信必克眼也。
答領。我不愛以菊。香氣是香氣的，但小氣。聽到蘇州話，就令人肉麻。

此種言語，將來必引起全禁口。

孩子有時是不安的，但我怕他們，因為不能和他們為敵，一被纏，即可以想，例如郭林卡即是也。我對付自己的孩子，也十之要力，但多上從這進的雅園去了，每天清靜半天。今年臘月陽天，中分很真，並不很黑，身子苦了。即此處之病了，我看這至必然的，從早晨起來開始晚上睡覺，中間不覺睡中是，當然不會睡。

痴子又好了。

大馬書店我常往，和他們有過交涉；開音廷好，以來初言起來，亦且不一其了，書籍由此出版，他個之會放款的。

因為打雜，總不得清閒。此說宜于前天才交卷，再一月，中一卷之了。

為二卷之錢稿，其甚趣味。

我們外間有暇，多于一或一星期日去看你們。

山中，即

郭林卡即月人板橋霜

目

儼然

強上

九日一夜

家璧先生：

今日下午，知新社已决停刊，且同鄭君平先生亦决離
同公司。我輩代表蕭軍作一軍中一篇，且已脱稿編
入「軍中」一册中，今决停刊，蕭君無用，又公休先生
代为一查，袖去手稿下，使我對於作者，可以有一交代，
不勝感幸。

斗山布達，三泣。

招安。

魯迅上

社址晚相連 署字杜



九月一夜

王老弟先生：

王先生明天一定到吧？

昨天忽然想到，要作有人送送我一部畫集，雖然信
得太小，這擇未精，牛屎式的水太多，看起來也很
令人愉快，但帶到外國去，恐怕給人看，或者書不
因為他們不懂，不看了。現在從書中挑出，
決計送給王先生，之轉交為荷。

斗山布達，叩

久安

雞聲茅店月，人語板橋霜

印

書久如月夕通書

三

九月六



河清先生：

译文稿刚写好，因为通有没人，即带上，后记接一两页由上寄。

信慢士典重有陀斯……係，你本到这回或下用，上一信送上。
刻者A. Laborsky，引到是有他的你以译作V. 法後兩斯是。
萬軍稿一篇，是德前友火回来的，已付排，因倒姓而。
做译不坏，外子要寄，二信寄備考。

每上，即注

按安

鷄聲弄香月人點板橋也
苦多如月多通書山

啟

九百一

